

人世间

## 大姐

盖少艳

她比我大三岁，我还在摇篮里牙牙学语时，就喊她“大嫚”。这个称呼，一直喊到现在。她总是耐心地纠正我的发音，教我如何清晰地说话。在我幼小的心灵里，她不仅是我的大姐，更像是我的第二个母亲。

小时候，她总是照顾着我和三嫚。她上山挖草时，也要带着我俩。她会教我们如何辨认各种草药，告诉我们哪些是可以吃的野菜，回答我们连珠炮似的问题。我们跟在她身后，像小尾巴一样，她总是不厌其烦。除夕晚上，她背着我去拜年。她长得瘦小，背着婴儿肥的我累得满头大汗。但她从不抱怨，只是微笑着，用她那温暖的手掌轻轻拍打着我的背，让我感到无比安全和温暖。

有一次我病了，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我的身体却感到异常的沉重和疲惫。那是个农忙季节，每一刻都显得格外宝贵，父母看着我苍白的脸色，心里充满了担忧，决定把我交给大姐照顾。

那时大姐已经是个懂事的大孩子了，她轻轻地把我抱到床上，用一块柔软的湿毛巾擦拭我的额头和脸颊。她的动作是那么轻柔，仿佛怕弄疼了我，她的眼神充满了关切和爱意，似乎能读出我所有的不适和痛苦。

大姐还为我熬制了中药，那是一种散发着苦涩气味的液体。她小心翼翼地将药液倒入小碗中，耐心地吹凉。她哄着我，告诉我喝下这药很快就会好起来。我虽然对那苦涩的味道感到抗拒，但在大姐的鼓励和安慰下，我还是勉强喝下了那碗药。

喝完药后，大姐就坐在我的床边，握着我的手，轻声细语地给我讲故事，直到我的眼皮越来越沉，最终沉沉睡去。醒来时，虽然病痛还未完全消退，但我知道有大姐在身旁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

大姐总是这样，默默地付出，在我成长的道路上，她是最坚实的后盾。她的爱，如同山间清澈的溪流，源源不断地滋养着我。她的身影，如同山巅的松树，坚韧不拔，给予我力量。每天放学后，她都会急匆匆地赶回家，因为家里有一项重要的任务等着她——压水。这项工作对于她来说，已经变得轻车熟路，每一次操作都充满了仪式感。

大姐首先拿一个木瓢，小心翼翼地从小桶里舀起一瓢水。这瓢水并不是用来喝的，而是用来启动压水机的。她会将这瓢水倒回井中，仿佛是一种神秘的仪式，预示着即将从地下引出生命之泉。接着，她会双手紧握压水机的把手，用力地向上向下提压撬架。这个动作需要一定的技巧和力量，她总是做得那么熟练，仿佛与压水机之间有着某种默契。

随着她一呼一吸的节奏，压水机发出有节奏的响声，仿佛在为她的劳动伴奏。不一会儿，清澈的地下水便哗哗地流了出来，流进她准备好的水桶里。那天，老师布置了一段很长的背诵内容，她一边背书，一边压水。她太专注于背诵了，以至于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动作变得有些机械和随意。

突然间，井把意外打在了大姐的下巴上，她赶紧用手捂住下巴，鲜血从指缝间呼呼地往外冒。她忍着痛，跌跌撞撞地跑去找村里的赤脚医生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她只能暂时放下压水的工作。随着时

间的推移，伤口逐渐愈合，她的下巴上只留下了一道淡淡的疤痕。

大姐凭着不懈努力，成为那年镇上唯一考取中专的女生。她在异乡求学，勤俭节约，日常饮食常常是白开水配馒头，就着简单不过的咸菜。为了减轻家庭的经济压力，她在暑假来临前勇敢地尝试包车业务。对当地人生地不熟的她，独自步行至公交车站谈判回莱阳的车票价格，随后穿梭于各个班级中进行演讲宣传。

面对众多竞争者，她以一脸的诚挚和承诺，保证将每位同学安全送回家门口，最终她包车的车票被抢购一空。她还在车上精心准备了水果，开展了有奖竞猜活动。那年，她仅17岁，便掘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。她用这些钱为父母购置了新衣，也为我和妹妹带来了许多美味的食物。

工作后，大姐也带着我来到了这座繁华的城市，帮我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。她总是那么细心，兴高采烈地提议要带我出去逛逛，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。她不肯放弃，在一番拉扯和争执之后，她竟然打了我一巴掌。我感到震惊和愤怒，质问她：“你凭什么打我？”我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伤害，决定要离开这个让我感到陌生和失望的地方。

大姐见我如此坚决，紧紧地抱住了我，声音带着一丝颤抖说：“二嫚，爸妈把你交给我，我要为你负责。”她的话语让我想起了父母临行前的嘱托，他们希望我能在姐姐的照顾下，过上更好的生活。然而，那一刻的我，心中只有愤怒和委屈，坚决要跟大姐脱离姐妹关系，并且写下了与她断绝关系的纸条。她接过那张纸条，眼神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，半天没说话。她最终只是默默地收起了那张纸条，抽泣着走出了房间。

我辞了工作，背起行囊就回到了故乡。未曾预料，大姐怀揣着为我新买的脸盆及日用品，徒步二十多公里，赶到我工作的地方。听闻我离职归乡的消息，她手中的物件撒落一地，不顾脚下新磨的水泡，疾步至电话亭，向父母求助。她却不知，那天等待我的，是父亲愤怒挥舞的棍棒。

当我重新离家返城之后，大姐又为我谋得了一份新职，我们住在了同一间宿舍里。一日，她从外面回来，打开提包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包报纸裹着的螃蟹和爬虾，笑容满面地对我说：“二嫚，尝尝这些美味吧。”看着我品尝螃蟹，她的笑容愈发灿烂。

为了让我在事业上站稳脚跟，大姐帮我开起了一家专卖店。店面的选址是她精心挑选的，租赁合同也是她亲自签订的，房租、装修费用也大部分是她借的。起初，生意并不顺利，我焦虑得嘴角布满了泡，她却日复一日地鼓励我：别怕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在我悲伤的时刻，她始终相伴左右，她的一句话，我至今刻骨铭心：“二嫚是我的亲妹妹，我可以放弃任何事物，绝不能舍弃二嫚！”

45年的时光，像一条悠长的河流，见证了我们的欢笑、泪水。每一个日出日落，每一个季节的更迭，都记录着我们共同走过的点点滴滴。大嫚，对不起，我不擅长表达个人的感情，但请相信：我内心深处，一直充满对你的爱意和敬意！

## 母亲

张凤英

我母亲有四个哥哥一个弟弟，她是家里唯一的女孩。表面看来她一定是姥姥姥爷的宝贝女儿，其实她差一点就被送给别人家当童养媳。那时候，姥姥姥爷家穷得揭不开锅了，为了送母亲到地主家做童养媳的事情，从来没有吵过架的姥姥姥爷大打出手。最后，还是姥姥战胜了姥爷，将最小的舅舅送给另外一家地主做养子，留下了自己心爱的小闺女。

那是一个发洪水的季节，山洪直冲而下，将平日枯竭的山沟里灌满了水，姥爷姥姥带着母亲和小舅舅去地主家。地主答应给一口袋谷子，将小舅舅留下做他们的养子，因为他们家的婆娘不能生孩子。那时候，小舅舅三岁，母亲也刚刚十一岁。地主还答应给小小的母亲做一件衣服。

母亲他们路过胭脂河的时候，河水涨到成年人的腰部，两个小孩根本无法过河。姥爷和姥姥分别将两个孩子扛在肩上，摸着齐腰深的洪水去地主家。走到河中央的时候，遇到了送葬的队伍，小舅舅大喊：“娘，我害怕，我害怕，你看看那儿有吐着长舌头的鬼！”姥爷一惊，把小小的母亲掉进洪水中，母亲喝了好几口洪水，方才挣扎着胡乱抓住姥爷的手。就这样，他们一家四口跌跌撞撞走到地主家门口。

地主家的大黄狗一下子扑过来，差一点咬住姥姥，幸亏一个长工眼疾手快，制止了大黄狗。还好，那个地主不是恶霸，他看着姥姥一家人可怜，给了承诺的谷子和母亲的衣服，还另外给了一些玉米面饽饽。姥爷姥姥他们好几天没有吃饭了，想吃饽饽又咽不下去，太干了！地主家的长工给了他们一瓢水，几个人轮流喝一瓢水，吃一口玉米饽饽，喝一口水，艰难地吃了饽饽，便急着往回赶路。小舅舅已经被抱进屋里给地主媳妇看，他吓得哭不出声，一直默默地掉眼泪。小小的母亲说：“我给你们当闺女吧，叫弟弟跟娘回家吧。”地主却说：“谁要你个丫头片子！”

姥姥姥爷带着小小的母亲，拿着用小舅舅换来的谷子，踏上了回家的路，一路上，母亲哭得撕心裂肺。不久，姥姥姥爷就先去世了，姥姥去世的那晚想吃一碗米饭，二舅给东家跪了一个时辰多，东家才给了半碗米饭。

等二舅跑回家，姥姥已经断气了。那时候，大舅离开家去东北参加了抗联，二舅和三舅在铁匠铺做学徒工。

后来八路军来到了母亲的家乡，斗地主、分田地，母亲那当学徒的哥哥们也回来了，大舅也从东北回来了，母亲终于当家做了主人……

没想到，母亲童年时代的噩梦，一直在她潜意识里埋藏得很深。母亲一直恐惧洪水，恐惧送葬的人群。到上世纪90年代初，母亲突然精神失常了，她害怕人们伤害她，狂躁地砸坏了家里所有的门窗玻璃。母亲回归到那个小舅舅被地主家领养的时空，她病得很严重，医院的诊断书是“伤寒症”，当时无药可治。可是我父亲不相信，他认为夫妻缘分还没完，于是请了八十多岁的老中医，三服中药叫母亲起死回生，他唤回了母亲失落的魂魄，给了我母亲第二次生命。

时光荏苒，眨眼之间我也到了老年，我学习了《黄帝内经》和《中华心理学》，才明白母亲的童年有很深刻的心灵创伤。母亲对我的弟弟妹妹那么超乎寻常的疼爱，是因为在她的潜意识里，那都是可怜的被人领养的小舅，她一直在拯救自己那颗受伤的心灵。可惜啊，等我理解了母亲的时候，等我有能力拯救母亲的心灵的时候，母亲已经远去了。

母亲从小没有衣服穿，她是那么喜欢新衣服，我小时候看见父母亲为了买衣服吵架，一直有个心愿：等我有钱了，一定买许许多多的新衣服给母亲。可惜的是，我有钱的时候，母亲也老了，穿不出年轻漂亮的样子了。没过几年，母亲去世了。自从母亲去世，我患上了给老家寄衣服的病，每月都给家里的弟弟妹妹寄衣服，顺丰快递的分析小程序告诉我，我每年寄回老家的快递是70多个。弟弟妹妹叫苦连天，说：“姐姐，别寄了！我们现在都富裕了，能自己买了！”可我还是停不下来。

有一天刷小视频，看到一位我的同龄人，连麦主播说了和我类似的情况，我突然醒悟了：父母不在了，他们去另一个世界生活得很好，过着吃穿不愁的生活，我以后不需要寄快递了！想通了之后，我泪流如雨。我一直以为自己有一颗钢铁般的心，原来我的心，也是一颗渴望与妈妈连接的婴孩的心啊！